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④

寡妇·白豆(下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陈柏中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④

寡妇·白豆(下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陈柏中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寡妇·白豆：60 年长篇小说选：新疆卷：全 2 册 /
陈柏中主编. — 乌鲁木齐：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：新
疆电子音像出版社，2013.11

（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）

ISBN 978-7-5469-4438-8

I. ①寡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小说集 -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7908 号

责任编辑：高雪梅

书籍设计：党 红

排版制作：李瑞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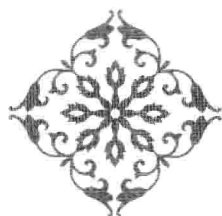
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

寡妇·白豆(下册)

总 主 编	祝 谦
本卷主编	陈柏中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830026)
总 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52.25
字 数	80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4438-8
定 价	198.00 元(上下册)

英 格 力 士

王 刚



目 录

英格力士	王 刚(425)
寡 妇	朱玛拜·比拉勒(653)

第一章

1

那年春天,可能是五月份,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,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,从窗户里进了学校,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,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。乌鲁木齐就是这样,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,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,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。

阿吉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人喊起立,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,我们是欢快的昆虫,没有注意到她进来。她朝前边走了几步,李垃圾叫了一声,我们的目光才集中在了阿吉泰身上。

因为我们没有把握,我们没有想到阿吉泰还真的会来。

我以为她多一半不会来了。

阿吉泰站在讲台上,她没有说话,眼泪就先流了出来。

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了,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,因为阿吉泰要走了,而且她长得漂亮,她皮肤很白,她是二转子,对不起,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,我得翻译: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,她爸爸是汉族,或者相反,她爸爸是维族,她妈妈是汉族。

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,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。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,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,尽管她是女老师,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。

阿吉泰要走了,你们知道我这句话的分量吗?

她看着我们大家,那一刻所有的男生都屏住了呼吸,像要等着被宣判一样,关于阿吉泰的传说这天就很多了,有人甚至说她昨天已经上了一辆大卡车,坐在前边的驾驶员旁边,去的地方是喀什噶尔,那是她妈妈的老家。谣言毕竟是谣言,现在她还站在台上,看来李垃圾是对的,她还要来上最后一课。

阿吉泰转过身去,我看见了她的腰,还有腰下边的部分,它们在扭动,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,在风中轻轻摇晃。然后,她用手中的粉笔,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:

毛主席语录。

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,就再也写不下去了。她转过身来,用汉语说:

“我不想走,不想离开你们。”

男生“噢”的一声,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,就好像那不是教室里,而是在天空。

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,她笑了,她的笑像谁呢? 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?

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:

“毛主席万岁!”

全班都笑了,这次也包括女生。

然后,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:

“毛主席万万岁!”

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,才说:

“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? 想让我留下?”

教室静默下来,阿吉泰想错了,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,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,更不要说维语,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,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,English 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过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,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,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。

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,她看着我的眼睛,说:“刘爱,你一直在发愣,你在想什么?”

我的脸红了,全班都看着我,我站了起来。

阿吉泰还是第一次这样问我,我变得口吃,我说:“什么也没想。”

她笑了,说:“坐下吧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阿老师,你……”

她说:“我说了多少次,你们不要叫我阿老师,要叫阿吉泰老师,以后就叫我阿吉泰吧。反正我以后也不当老师了。”

我说:“你不会走吧?”

她说:“要走了,到商业上去。”

我坐下后,心想什么叫到商业上去? 那就是说,她今后会在商店里? 她会去哪个商店呢?

阿吉泰说:“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,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,是一个男老师。他叫王亚军。”

男生立即“噢”的一声,表示不屑。

阿吉泰笑了,说:“好了,下课吧。”

阿吉泰在我们的注目下走了出去，我又一次地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里的水草一样地在飘荡。

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的游手好闲，我朝高处望去，天空蓝得简直让我想哭，男孩儿的眼泪尽管不像女孩儿的眼泪，但是你们没有见过我童年时乌鲁木齐的天空有多么蓝，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流出泪水。

其实，心情沉重的不光是我一个男生，而是全部，甚至包括李垃圾这样的人。

女孩儿在看天空的时候，没有说她们想哭的，于是我怀疑回忆是不是经常出错，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“儿娃子”？他长着求巴子，在五年级一班的教室里，他已经有些变声，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同班的女生，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丁都是有色彩的。

儿娃子和求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，如果你们口里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，我得慎重一些，然后说：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。

很静很静的，没有人再说话。

俄语走了，维语走了，英语就要来了。

2

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。

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，而是出生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，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，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？我为什么要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，五月份，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，然后就是满地泥泞。春天里，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积水，我走在泛着阳光的路上，感到四面八方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很远的地方，总有银亮的东西在朝我眨眼，在停课的那些日子，我不止一次地去天际边，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水一样地闪光。我去过雅玛里克山，那儿除了泥土就是沙子，还有西山公墓，经常枪毙人的地方。

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，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。

四岁那年我随父母回过一趟南京，路途遥远得都让我绝望了，我以为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，当见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时，我被许多高楼，还有那么多人冲击得头晕目眩。

妈妈说：“那是爸爸妈妈长大并且上学的地方，你看，这种树叫法国梧桐。”

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国这个字眼。

“法国在哪儿？”

“在哪儿？在欧洲。”

“欧洲在哪儿？”

“在海的那边。”

“海在哪儿？”

“很多地方都有海。”

“那我为什么没见过？海在哪儿？”

“新疆没有海。”

“为什么新疆没有海？”

“过去曾经是一片海，以后干了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海都干了的地方？”

爸爸看我这样问，就接过话题，说：

“没有海，可是有天山。”

妈妈说：“每年春天里，天山冰雪融化成水，流到乌鲁木齐河里……”

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？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，我想生在这儿。”

其实，那天在南京的街头，我本是想说：

“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，生在南京。”

父母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，他们在微笑，那里边有爱意。

妈妈说：“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刘爱？”

我不想听了，妈妈原来说过。

我说：“我头晕。”

我立即让我的脑子去想别的。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本事，当我不想听什么了，我立即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，并让它们走进天空，山里，或者我直到今天了还没有见过的大海。

真的，没有什么事比被迫出生这件事那么悲壮了，就是说你一出来，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无法改变。

你在一个蛮荒的地方，渐渐长大，你喝的不是长江和黄河的水，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，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，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，你的皮肤有些粗，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，尽管你对他们说了，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，可是他们仍然会问：

“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？”

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，那是我，可是父母呢？他们是被迫去的吗？真的，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：刘爱。

爱是一种仁慈，是一种高贵。这样说是不是很做作？刘爱，刘爱。这真是一个做

作的名字。

那天的南京很热，空气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，我吃完了最后一块鸭子之后，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去买了一台留声机，然后他提着留声机和妈妈走在前边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沿着法国的梧桐走着，拐了一个弯之后，进了一座木头搭建的小楼里，父亲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，他们对坐着，彼此看了一下，他对同学说：“明天就要回新疆了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同学的眼睛有些湿了，说：“我昨天又看了你寄给我的那张照片。”

父亲谦虚地笑了。

我说：“我要看照片。”

同学从抽屉里拿出来，递给我，说：“刘爱今后也跟爸爸一样。”

照片是一座建筑，我一看就知道是民族剧场。我曾经在里边看过电影，和维吾尔族演的歌舞，他们敲打的那叫手鼓，他们的嗓子比我们响亮，他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去想：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片没有海的地方。

灰色的照片：圆的穹顶，还有白色的石膏柱……爸爸是设计师，这是他的作品。

爸爸接过照片，看着，显得有些骄傲，说：我今天又给你带来一张照片，是我们全家在这儿的合影。

妈妈拿出来照片，递到同学手里：

我们一家三口在民族剧场门口，爸爸托着我，妈妈挽着他，我的头好像把爸爸的眼镜碰歪了。

同学看着照片说：“刘爱跟你长得真像。”

爸爸说：“主要看建筑，人其实无所谓。”

同学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唱片，说：“送给你。”

然后，他们打开留声机，把唱片放在上边。

音乐响起来。

我问妈妈，说：“为什么没有维族人手鼓的声音。”

妈妈说：“这是小提琴，还有钢琴。这里边没有手鼓和弹拨儿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喜欢这种声音。”

其实，我当时想说的是，我听不惯这种声音。乌鲁木齐没有那种声音，它给我最多的音乐就是维吾尔人的手鼓和热瓦甫。记得在小的时候，有一首曲子在流行：我的热瓦甫。那是非常好听的东西，我敢向你保证，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。它说尽了新疆的荒凉和博大。可是，现在母亲和父亲竟然要听这种东西。说它是小提琴。而且，父亲的同学反复对他说了作曲家的名字叫格拉祖诺夫。

真是让人羞愧难当，我今天非要写出格拉祖诺夫这个名字，就好像我也是一个

事儿妈,喜欢说说这些名字,实在是在这部小说里边,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小提琴就是一个不协和音,或者像是一个扎进手上的刺,始终萦绕在我的四周和我的身体里。

我不熟悉那种声音,我听了很短的时间,就睡着了。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,但梦里的东西有的是假的,比如南京和格拉祖诺夫,有的是真的,比如乌鲁木齐和我的热瓦甫。

3

博格达峰就在我的前方,那儿是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。

在清冷的五月,我走在泥泞里,阳光灿烂,我手里提着饭盒显得亮晶晶。我是去给父亲送饭的,他早晨说中午就不回来了,他要尽快把那幅画画完。

剧场的对面搭起了一面墙,爸爸站在脚手架上,他刚画完了一个人的头像,现在正在画他的肩膀,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瘦的时候,那个人却挺胖,他就是毛主席。

我走到跟前,说:“爸爸,吃饭了。”

爸爸没有理我,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画着。

我说:“爸爸吃饭。”

他没有回头,说:“像吗?”

我看了看,说:“好像是少了一只耳朵。”

父亲说:“你懂什么,那叫透视规则。”

我说:“就是少了一只耳朵。”

父亲有些生气了,他停止了画画,把眼镜正了正,从脚手架上往下爬,他的姿态灵活,像是西公园里的猴子,攀附在钢管和木板之间,晃悠了几下之后,他跳了下来。

我看他额头上都是汗,就说:“画画很累,是吗?”

他说:“那要看画什么了。”

我说:“你看,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?”

爸爸说:“以后要有可能你也要当建筑师,画画的基础,”说着,他拿起了一块包谷饼,吃了一大口,可是他不小心却咬了自己的手指,疼得他看自己的手,没有破,只是咬出了牙印,他笑了,说:“馋了,又有好多天,春节过后,就没有再吃过肉,想想吃过的猪蹄,已经是很早的事了。”

我看着画像,听着爸爸嘴里的咀嚼声,他的牙齿在打磨着包谷饼,就像是工地上的搅拌机在来回翻动着石子和水泥砂浆。我的眼睛始终盯在了那一只耳朵上。

爸爸似乎感到了我的固执,就说:“我告诉你什么叫透视规律。你看我,以这个角度站着,你是不是只能看到我半边脸,还有一只耳朵?还有鼻子和嘴的轮廓?我要是

转一转呢，”他说着，把最后一块饼放进了嘴里，就稍稍转了一下……

我高兴地说：“能看到那只耳朵了。”

他明显不高兴了，说：“能看到吗？看不见，你只是在看我的头和我的面部，如果你非要看到我的耳朵，那我得这样，”他说着，又要转，可是，他却紧张起来。

从不远的楼里，走过来两个男人。他们一个戴眼镜，一个不戴。戴眼镜的是范主任，不戴的是一个很高个儿的男人。

爸爸显得有些紧张，说：“你先走吧，回家去，对妈妈说，我今天画完的早，就早回家。”

我说：“下午没课，我看你画画。”

爸爸说：“走，回家。”

我却仍是不走。

爸爸的眼神里显出了无奈，甚至于有某种恐惧，显然，我在这儿使他更加紧张。

我看着爸爸的眼睛，有些犹豫了，如果他再要求我走，那我就听他的，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时间。

这时，那两个男人走到了跟前。

其中那个没戴眼镜的高个儿看了看画，说：“像，真像，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就是这样。”突然，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为什么只有左边耳朵，没有右边的？”

我有些得意，爸爸肯定错了，而且是最先发现的，只是他还不肯承认。

爸爸看着画像，对他说：“范主任，申总指挥，这是透视规律，你想想……”

那人看着爸爸，说：“什么规律？你赶快上去，把那只耳朵给我补上。”

父亲没有动，只是脸上堆满了笑，就好像他十分喜悦，他说：“补上以后，就不像了。”

那人走上前来，先是抓着爸爸的手，然后，他改了主意，他把爸爸的耳朵用手一捏，然后轻轻拉着，当他发现爸爸没有跟上自己的节奏，就使劲拉起来，并说：“快，爬上去，给我把那只耳朵补上去。”

戴眼镜的范主任一直在笑，并说：“让你补，你就补吧。”

父亲看着他们，犹豫着，他看着范主任似乎在求救，因为，父亲知道，范主任也是知识分子，他不但懂得透视规律，而且懂得更多。

我本来在跟那人一起笑，可是当看到他揪着爸爸的耳朵时，我不想笑了，我想对他们说，你放开他的耳朵，可是我不敢。我似乎感到了自己的耳朵也有点疼起来。

爸爸开始灵活地爬了上去。

我在下边看着他的头发在颤动，他的眼镜上泛出阳光。

他拿起了笔，给画面中的那个人的右边又加了一只耳朵后，我们都愣了：

他的整个脸都变了形，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脑袋和脸。

那个人说：“你胡画，你把耳朵加得太大了。”

爸爸又擦掉了那只耳朵，把它画得小了一些。

毛主席的形象变得更加滑稽。

然后，爸爸说：“不能加。”

那个人说：“你下来吧。”

范主任也说：“快点。”

爸爸下来了，他跟那两个人一起看着画像，突然，范主任抬手给了爸爸一巴掌。

把爸爸打得几乎摔倒。

范主任说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。”说完，他讨好地看看那个高个儿。

高个儿的申总指挥说：“你给我全部擦了，重新画。”说完，他们要走。

我冲上前去，拉着范主任的腿，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爸爸。”

他笑了，说：“你是小孩子，再大一点就要和他划清界限。”

我死死拽着他，不让他走。

他对爸爸喊道：“快快，把你儿子拉回去。”

爸爸对我吼：“回来，放开叔叔。”

我还是不放。

爸爸上前拉我的手。

我仍然显得固执。

当爸爸发现他狠狠拉我，我竟然不松手时，就朝我屁股上猛地踢了一脚。

我吓得松开了手，感到爸爸真是用力，我感到很疼。

那两个人走了，戴眼镜的人一直在跟打爸爸的说着什么。

爸爸一直看着他们走远，才问我：“疼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爸爸叹口气，说：“下午开始重新画，画一个完全正面的像，那样两只耳朵就都有了。”

我说：“他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”

爸爸说：“他个子高，我打不过他。”

爸爸说着，看看我抽搐的脸，就轻轻拍拍我的头发。

我看着爸爸刚才被揪的耳朵，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打我？”

爸爸笑了，说：“傻儿子，我不打你打谁？”

这句爸爸的笑话进入了我的回忆，现在人们经常爱说：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。此刻我也重复一下吧：“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，那就是看着父亲挨

打的时候。”

4

晚上，我在床上睡不着，爸爸挨打后的笑容一直闪现在我的面前，像是风雨中晾在窗外的衣服，晃来晃去，使我像是睡在了摇篮里。然后，我听见了另外一间屋子里传来了爸爸的哭声。我感到恐怖，那声音就像是乌拉泊风口的抽泣，很有些绝望的味道。

我悄悄起身，到了爸爸妈妈的门口，轻轻推开一点缝，朝里看着。

爸爸的确是在哭，他说：“他们今天真的打我了，我的左脸很疼。他们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。”

妈妈为爸爸摸着脸，说：“是不是这儿疼？”

爸爸仍在可怜地哭着，说：“我真是没有想到，去年开批斗会的时候，也没有批我，也没有打我，今天，他们是为什么。”

妈妈说：“可能今天是他心情不好。”

爸爸像是一个充满依恋的病人一样，对妈妈说：“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又多了？”

妈妈看着微笑起来，说：“来吧。”

爸爸顺势把头伏在妈妈的腹前，低下去，让妈妈开始仔细地帮着他找白头发。

妈妈找得很仔细，然后，一根根地拔下来。

爸爸舒服地享受着，就像是一只不停哼哼的狗，主人的每一个举动，都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快感。每一根白头发下来，他都会轻轻地叫一起，然后把头挨着母亲更近些。

母亲也很愉快，她叹口气，说：“又是春天，又是一年过去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这样的春天，不来也好。”

母亲拔得有些累了，说：“你好些了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你猜白文是死在谁的手里？”

妈妈一愣，说：“他是自杀的呀。”

爸爸说：“不，他是被他妻子杀死的。”

妈妈不解地看着他。

爸爸接着说：“如果他妻子像你一样，那他不会去死的，自杀的男人都是被他们的妻子杀死的。”

妈妈说：“昨天做梦还梦见了他送我们的那张唱片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突然想听音乐。”

妈妈说：“不行，没把咱们赶出这套房子，没让咱们去铁门关，去焉耆就不错了，你还敢听这些东西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只用很小的声音。”

妈妈说：“那也不行。”

爸爸不听妈妈的，他悄悄地从床底下拿出了留声机，又取出了那张唱片，说：“在苏联学习的时候，我在音乐会上听过格拉祖诺夫这首小提琴曲。”

音乐声响起来，妈妈让爸爸把声音搞得更小些。

我听着音乐，在缝中看着爸爸把妈妈抱起来，为她脱衣服。

妈妈说：“刘爱睡着了没有？”

爸爸不说话，把灯关上了。

在黑暗中，妈妈的呻吟和小提琴的诉说混在了一起，就像是一条混合着沙子的河流，最后你什么都分不清了。

我躺在了自己的床上，似乎妈妈叫床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格拉祖诺夫是我平生知道的第一个作曲家，他高贵的气质永远地跟爸爸妈妈可怜的做爱连在了一起。

就好像是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阴水融进了清水里。

第二章

1

我们学校淡黄色的山字形的楼也是父亲设计的，直到现在我保留了当时画的彩色的效果图。俄罗斯式的斜屋顶，是用绿色的铁皮搭起来的，有些像是一个穿着米黄色大衣的人戴了一顶绿帽子，他的老婆跟别人睡了，他不知道，仍然神气活现地站在那儿，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歌声和笑声，对了还有读书的声音，从他的像是眼睛一样的窗户里传出来。

爸爸在走运的年月总是显得有些神气活现的样子，他经常是忍不住地对别人夸耀自己的成绩，他对自己的学生宋岳说：“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，在通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。”

宋岳总是睁大眼睛，拼命点头。所以，我常想，搞个人崇拜哪里是从毛泽东开始的，明明是我爸爸开始的呀。

他说人民剧场和八一中学的山字形楼是我的杰作，他们将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长

久,不朽的建筑不光有俄罗斯的教堂,还有乌鲁木齐的剧场和学校。

可是,爸爸在吹牛时从来没有意识到,就是在他当年走运的时候,面对着自己的夸夸其谈沉默着的学生中,也有不喜欢这类风格的人。他们说透过外边旧式的造型,你可以从大门口走进里边长长的过道,如果两边的门不开,那这条狭长的走廊将会像坟墓一样黑暗。白天也要开着灯,从阳光下走进楼内,你会感到阵阵晕眩,灯光昏暗的色彩让你喘不过气来。

2

我就走在这样的过道里,抬头数着顶上的灯泡,经过了男厕所和女厕所,然后上楼梯,朝着黑暗的深处走去。角落里传来了雪花膏的香味,这使我觉得异样,爸爸设计的过道里,从来都散发着一股霉味,那是因为从天山深处采来的松木地板已经开始腐朽了,眼前这陌生的香味是从哪儿来的呢?我有些激动地张开了嘴,拼命呼吸着,突然,角落里的一扇门打开了,强烈的阳光从屋内朝我刺来,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跟阳光一同走出来,他油亮的头发和着白茫茫的色彩叫我睁不开眼睛。然后,那个门又关上了,黑暗中的灯光让我看清了他的轮廓,一个挺拔的男人,脸上被剃须刀刮得有些发青,他走路时胸挺得很直,在他的胳膊弯内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,还有一本我们刚发过的英语书。

回想起来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本词典,英文词典。很厚,深蓝色很硬的纸壳的封面,它被紧紧夹在这个男人的臂中,显得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毛主席语录。当时,红色多,黑色少,而蓝色就更少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我渐渐地意识到,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,那是唯一的一本英语词典,

显然,他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,那个叫王亚军的男人,他的出现真是显得有些神秘,在我们那样的学校里还从来没有英语,我们是天山脚下的城市,我们有许多维吾尔族的同类,于是我们要学维语,我们离苏联比任何地方都近,所以我们要学俄罗斯语,但是英语有什么用呢?英国和美国都离我们太远了,是谁在那个连庙宇都拆了的年代突然让我们学习英语?可惜,我今天查遍了首都图书馆的资料也没有找着那个伟大的人。

王亚军应运而生,女同学们都等不及了,她们从前天就开始翻弄着那本红皮子的英语书,她们一直都没有压抑自己的好奇和幻想:那个懂得英语的男老师,他会代替阿吉泰站在讲台上,然后他的目光经常会停留在女生身上。

王亚军不会让女生失望的,他有着高贵的姿态,在他走到我跟前时,我应该给他让路,可是我因为紧张而有些一时不知道怎么走,结果他朝左边,我也跟着朝左边,

他朝右边，我也跟着朝右边，即使是这样，他的头也没有低下看我，仍是看着前方，而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想笑，最终才给他让开了路，我站在了一旁，不敢看他的脸，那时开始觉得有些尿憋起来。

他好像看了我一下，又好像没有，他挺着胸，朝前走着，在我的注目下他没有回头。

我回头进了厕所，就我独自一人，想想刚才与王亚军的碰面就感到奇异，这种男人真是没有见过。

突然，脚步声告诉我，王亚军又回来了而且也走进了厕所。他似乎没有注意我，只是站在尿池上，迅速地掏出了他的那个东西。

我忍不住地朝他那边一看，吓得我一哆嗦，太大了。从没有见过哪个男人长得像他那么大。小的时候，跟着爸爸走进男澡堂，看到每一个男人都长着一个这样的东西，我就感到世界不可思议，在室内的雾气中，被热得有些舒服的象征物们在晃动。他们无数次地进入我的眼帘，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英语老师王亚军真是让我太失望了，他竟然和别的男人长着一样的东西，而且太大了，这真的让我精神恍惚。

我不敢再看他，却紧张得尿不出尿来，直等到他尿完。

他开始仔细地洗手，我仍然没有回头。

突然，英语老师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一愣，紧张地回头看他，他也正看着我。

我说：“刘爱。”

他似乎有些意外，说：“刘爱？哪个爱？”

我说：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爱。”

他笑了，缓缓走出了厕所。

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脚步声渐渐远了，一个长得像英语老师这样讲究的男人，竟然也和我一样撒尿，而且长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

我忍不住地笑了，一边撒尿，一边笑得更厉害，而且越想越可笑，于是笑得肩膀开始抖动。

这时，突然有一个人从后边冲过来，朝我的屁股上重重地踢了一脚，差点把我踢到尿池子里，我回头一看，是李垃圾。

他说：“笑什么呢？”

我被踢得很疼，心中大怒，却又说不出什么。

因为我跟李垃圾之间有个约定，那时在我们乌鲁木齐的许多男生之间都有这样的游戏约定，就是进了学校大门，甚至于在操场上，都必须用手摸着自己的屁股，假